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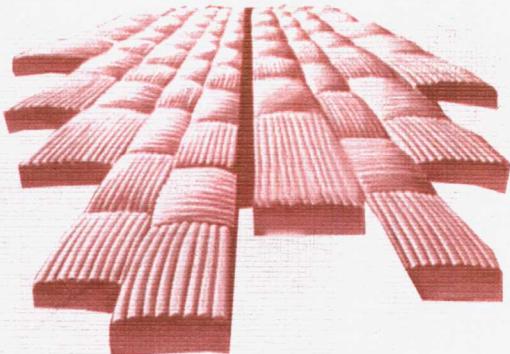
SANLIAN  
WENKU

● 刘 禾 著

# WAI XIAO 语际书写

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XIAO  
SHI  
HUA  
XIE



三联文库·海外学术系列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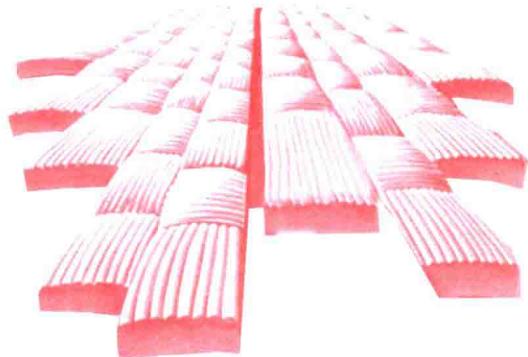


SANLIAN WENKU  
HAIWAI XUESHU XILIE

# 语际书写

——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 刘 禾 著



■ 三联文库·海外学术系列

#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

著者/刘禾

责任编辑/陈宁宁

装帧设计/范娇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王有钧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187 千字

印 张/8.625

印 数/1—5100

---

**ISBN7 - 5426 - 1235 - 2  
G · 331 定价 13.20 元**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21 世纪即将莅临之际,上海三联书店“海外学术丛书”应运而生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逐渐多元化,学术思潮正日趋纷繁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也日益凸显。海外的中国学人,无论文化背景是来自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正以他们的创造性知识活动,积极参与这一急速变迁的过程,成果累累。

编选本丛书,就是力图通过对海外中国学人近年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检阅,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为此,本丛书追求以下特色:

一、尽可能吸收海外中国学人对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和对西方思想文化研究的新思维成果,尽可能反映他们的新的思路和立场。

二、尽可能反省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历程和文化历程,以理性的批判的态度面对并质疑在本世纪中流行的观念和命题。

三、尽可能采纳海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尽可能绍介他们的新视野和新话

语。

作为丛书的编选者，我们深知这是一项建设性、积累性的长期工作。我们热诚期待海外中国学人的合作，也热诚期待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但愿这套丛书能对中国学术文化在下一世纪的繁荣略尽绵薄。

1999年9月

我以为有两件事使当代理论研究的格局处于大变化的前夕，其中之一是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这种发展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知识上的优势不仅受到多方面的质疑，连后结构主义本身也像其它西方传统理论一样被看作是某种“西洋景”，并不具有普遍主义的品格。而且，跨文化、跨语言的理论写作和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疑：如今还有什么样的知识问题能够单纯地只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和解决？另一件事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运动的狂潮，在这一狂潮的席卷下，被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所冻结了的、一般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或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对立来描述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跨国资本的“喜气洋洋”的凯歌行进，一方面使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第三世界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和意识形态有了更复杂错综的密切关联，一方面又使一种建设“跨国文化”的战略渐显端倪——“后现代”成为新的文化目标；以“多元文化”为掩护，使后发现代化国家成为世界市场的附属成份；the Internet 在跨国资本的哺育下正在形成一个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国际性文化空间等等。这一切所构成的一个前所未有的

环境，使人不能不对知识的发展作全新的考虑。例如：完全以西方知识传统作基础和背景，来讨论“全人类”或“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那种时代是否该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和知识建构问题？如果理论不甘心困守于象牙塔，那么它将对这世界新形势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是否应更认真地考虑建立新的理论、新的认识论的可能性？

有种种征兆表明，理论领域，尤其是人文理论的写作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自冷战后，无论在西方或东方，人文领域的理论发展一直处在急剧变动之中，新旧交迭，流派纷呈，有如万花筒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这些变动的主要动力往往都来自西方知识传统的内部。问题是，在后殖民和后冷战的新语境里，理论的发展能否不局限于在西方知识传统内部提出问题？能否面对这新的语境和历史形势，更多地在各种文化和各种语言之间考虑知识问题？能否在各种文化交往和信息交换之间发现新的理论课题？

总之，在这种种“之间”下手，或许是回应后冷战历史的一个理论突破口。在这个意义上，刘禾的《语际书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语际书写》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但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对重要思想家重新评述，或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诠释的方法，而是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从表面看，此书各章的

论题似乎有些分散，涉及到“个人主义话语”，“国民性理论”，“内心叙事”，“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等多个方面，但是，刘禾却用一个大主题将各章有机地贯穿在一起，那就是：汉语和其它语言之间的“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如“文化”何以等同于 *culture*？“个人主义”何以等同于 *individualism*？“国民性”何以等同于 *national character*？等等）这种“互译性”对汉语写作和中国的话语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文化交往是描述并理解世界近代史——这段历史以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为最显著的特征——非常关键的一环，那么这种“互译性”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遭遇和冲撞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对西方文化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又产生了怎样的“认识论”上的重大后果？

刘禾提出的“互译性”这个研究角度（一个常被人忽视而其实又非常重要的理论领域），从字面上可能会被人误解，特别是熟悉翻译理论的人更容易发出疑问：各种语言之间通过翻译来实行交往，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常见的、普遍的手段，它何以突然获得这样不寻常的意义，以致可以从这里出发去寻找思想史写作的新框架？如此提出问题的一个前提，仍然是承认语言的透明性和翻译的透明性，并认为概念、范畴、理论等思想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地以本来面目越界而进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或另一种文化原先就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词和意义，翻译只不过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把对应的意义找到并凸现出来。但刘禾此书的一个重点

(也是全书的一个支点)恰恰是对语言翻译上的这种传统观念做了破除和瓦解。她的批评是: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词语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因此语言之间的“互译性”也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去理解和研究。任何互译都是有具体的历史环境的,怎样译?如何译?都必然被一定的具体的条件和话语实践所规定。英语 *culture* 和汉语“文化”之间,英语 *individualism* 与汉语“个人主义”之间,英语 *democracy* 与汉语“民主”之间,并无本质的同一内容规定。不同语言互译中词语之间的“相等”,是一种人为设定的对等性。以 *democracy* 一词的汉译来说(详细分析见刘禾 1995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Translingual Practice),此种虚拟的对等性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民主”一词在古汉语中就有,如“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与成汤”(《书·多方》)这里“民”与“主”不是现在的主谓关系,而是修饰关系,即民的主宰者的意思,多指帝王或官吏。《左传·文公十七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选·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蔡邕注:“民主,天子也。”等。比较接近现代汉语“民主”一词的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A.P. Martin)在 1864 年他与学生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高名凯等人将现代汉语的“民主”归为来自日语的借贷词,是不准确的),不过,当时“民主”是被用来翻译 *republic*,即所谓“民主之国”,相对于“君主之国”*monarchy* 这个概念。

“民主”与 democracy 一词之间对等性的设定，出现得稍晚，见于王芝 1872 年版的《海客日潭》，而 republic 一词的汉译则逐渐被日本的翻译“共和”一词所替代。至于英语 democracy 一词的汉字音译如“德谟克拉西”，出现更晚，而最终还是像现代汉语中的大多数汉字音译词的一样，逐步遭到淘汰。

刘禾所倡导的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思想史研究，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关注以一个词对应另一个词，以一个概念对应另一个概念，其对应中的虚拟对等是如何设定的——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出于何种话语实践的目的？此种话语实践又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以这样的框架去重新对待思想史写作，则思想史写作的目的、重心就不能不发生重大偏移，变为“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是否与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接触、撞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它们之间不可简约之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性的消解或对暧昧性的创造，直到新词和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见本书第二章）而新词和新意义的出现，常常不仅在话语领域中引起冲突和波澜，而且还要经过种

种中介进入社会实践，甚而成为社会变动的思想动力。《语际书写》中“个人主义话语”和“国民性理论质疑”两章即对这种思想和社会运动做了相当细致和深入的分析。

对上述思想，刘禾在她的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中有更详尽的阐述，《语际书写》与这本英文著作恰可以相互发明，相互补充。两书的主旨都在分析、研究中西方文化之间“相互认识”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内容，同时对当代语言哲学理论、文化批评及后殖民理论提出一些批评和质疑。虽然刘禾的研究主要以中／西交往之中的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为对象，尽可能把种种讨论都落实到确定的学科领域之内进行，但两书的主旨使她的讨论不能不突破“学科研究”的樊篱，从而进入方法论、认识论的比较抽象的理论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两书所提出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这一理论。对此，刘禾有这样一个声明：“我希望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生一套词汇，协助我们思考词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介绍和本土化过程(当然这里的‘本土化’指的不是传统化，而是现代的活生生的本土化)，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在译体语言的权力结构之内的传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如果仅从现代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刘禾提出的“互译性”理论似乎是以汉语的变革为主要对象，但这个理论的意义显然大大超出了汉语和中国思想史的范围。我以为它或许为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发展认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以往的认识论不论在其漫长发展中有过多少变化和鼎革，但由于它深深地扎根于西方的语言和思想之中，因而其

“认识”总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这一点则很少动摇。弗洛伊德、拉康及今天的后结构主义诸学，或许是对这一认识论不可动摇的基础的最大冲击。特别是福柯，表面上虽然很少正面接触西方传统哲学那些经典论争，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又重新提出了康德当年的问题：认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只是福柯置主客二分之类形而上学的假设于不顾，从而另辟蹊径，把事情归结为权力——知识的关系。西方传统认识论虽然至今在欧美哲学讲坛上仍有半壁江山，但从福柯之后，抽象地讨论人的认识（以及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已经显得多少有些迂腐。如果语言先于主体，如果认识过程与权力机制密不可分，那么认识问题显然要在比主客二分更复杂的层面上讨论，例如人的认识和语言是什么关系？人的认识在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相碰并发生意义交换时又是怎么回事？一个文化“认识”另一个文化的内在机制如何？语言的互译又在其中起什么作用？这种认识是平等地进行的吗？它们与具体的历史发展如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后冷战与后殖民时代等等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难道都不是认识论问题吗？

如果这些问题是真的，可以成立的，我想“跨语际实践”的理论无疑是对回答它们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李 隆

第6章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第5章 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

从翻译体到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  
第4章 不透明的内心叙事：

第3章 国民性理论质疑

第2章 个人主义话语

第1章 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中的一个语言盲区

序

李陀

1

27

65

105

135

189

## 后记

## 附录

叙述人与小说传统：

中西小说之可比与不可比之悖论

217

249

# 第1章

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中的一个语言盲区



过去的 20 多年里,西方学界受到越来越多外来因素的冲击,这些冲击给它的学术思想、理论思潮和学科发展造成了空前的转型,使得西方已经不那么“西方”。即使英语本身,也显得没有那么纯粹了,且看全球电脑联网 the Internet 上那些五花八门的英文,还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包括北京和广州的英文商标广告牌(其实历史上,英国境内的英语也从来没有纯粹过)。难怪前不久,英国查理斯王子还为此事大动肝火:皇家英语遭人如此践踏!

其实,“糟践”皇家英语的何止跨国公司的商标广告牌?像拉什迪(Salman Rushdi)那样大名鼎鼎的作家也忍不住要开几句玩笑,如他在《撒旦诗篇》那部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的小说里,描写了一位讲不好英语的印度人,名叫 S. S. Sisodia,此人虽略带口吃,但说过一句精彩的话:“The trouble with the Engenglish is that their hiss hiss history happened overseas, so they dodo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英国…国人的麻烦是,他们的隶…隶…历史发生在别处,所以他们不…不…不明白这历史的含意。”<sup>①</sup>(着重号为笔者所加。hiss 一词双关,它通常被用来形容蛇类的嘶嘶之声)。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虐待语言的历史(英语被洋泾浜化)和语言虐